



野蛮生长的电影梦

□ 陈永忠

我还清晰记得,刚从县里调到凯里那段时间,不断有朋友打电话问我,毕赣的《路边野餐》主演是你吗?

这世界好小,稍不留神,名字“撞衫”。我喜欢电影《路边野餐》里的这首插曲,差不多会唱了。坐在副驾驶的朋友一边说,一边跟着旋律轻轻哼唱:

夕阳照着我的小菜菊,小菜菊……你说《路边野餐》40多分钟的长镜头当时为哪样会在这条路上取景?我问。

当然是为了不用清场啊。朋友说。云朵下的梯田一帧帧掠过,秋风踏着稻浪奔跑。这个季节,风是金色的,浸出果实的甜。

车子很快驶入电影中那个叫“麦荡”的镇子——凯里的平良。

我按下车窗向街边张望,企图发现某个街景与电影中的画面重合。

一路走来,没遇着几辆车,小镇也比较安静。想来,当时拍摄不用清场,节约成本,是有道理的。

据说,这部电影是在粮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种“野蛮”尝试。

“麦荡”镇子外不远,公路旁有家“农家乐”。看上去,虽然简陋,但与周边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协调的。店主是位中年男子,脸上透着阳光与风雨的本色,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非常热情。其间,我们也聊到了《路边野餐》。我说,凭着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你的勤劳能干,可以再想想办法,会越来越好的。比如可以把农家乐与《路边野餐》打卡关联起来,在店里做一些电影文化展示,吸引打卡人就餐,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美食,体现吃的电影文化。

回来的路上,朋友说,你编剧的《稻花鱼》即将开拍,但愿也能像《路边野餐》那样,把景选好,也许将来,呈现的“苗侗美学”会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我们黔东南。

这当然是美好的愿景。

黔东南是一部尘封万年的画卷,打开它的方式多种多样,电影镜头无疑是其中最好的方式。当旧的模式不能奏效时,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捅破沉闷。《路边野餐》是这些年在这块土地上展开的先锋叙事。人间世俗,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断有本土年轻人在做着同样的电影梦。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的三德籍新锐导演杨德溢,凭借《喀斯特》,一举夺得平遥电影节大奖。凯雷影业业的李江富,吴国铨团队处女作《带回家》已进入后期制作,最近正在筹拍《稻花鱼》。杨胜章编剧的好几部电影也在拍摄或制作当中……

年轻电影人一旦有了电影梦,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演员零片酬,选景原生态还不用清场,道具向老乡们借……这是多数草根电影人相似的起步状态,谁能说得清。这些微弱的灯火,哪天不会烧红影视圈。

当毕赣的新作《狂想时代》在戛纳获得大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传回苗乡侗寨,还在路上跋涉的年轻电影人们,被打了一剂强心针,无不兴奋起来。与此同时,电影界,热爱电影文化的年轻人,目光聚焦贵州凯里,一个野蛮生长电影梦的地方也就跟着毕赣走了出来。

■ 陈永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等。

随笔
杂谈

揣着满心的乡愁,踏上归乡之路,只为与家人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侗族芦笙会。车轮滚滚向前,每碾过一段路程,对故乡的思念便愈发浓烈。当几缕白云悠然漫过故乡山巅,我才惊觉,归乡的每一步,都似踏着诗意的节拍。

我的故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大稼乡大稼村。静卧在险峻、奇、秀半坡之上。“归布溪”与“八鸡河”在此汇流成三岔水,侗语称其“孖稼”,意为河水相拥之地。山溪如灵动的丝带,缠绕在青山绿水间,潺潺水声似温柔的絮语,诉说着侗族人在时代浪潮中拼搏奋斗的故事。

晨光初露,大稼侗寨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鲜活画卷。朝阳穿透木楼花窗,将暖意瞬间洒满房间。我揉着惺忪睡眼,伸个懒腰,倚在凉台眺望,目之所及皆是清新自然的景致。青瓦木屋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蒸熟的糯米饭香混着柴火气息,在空气中飘散。侗族妇女的捶布声与打米机的轰隆声相互交织,恰似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碰撞出的和谐乐章。恰逢“晒秋”遇上“双节”,村寨更显浪漫与丰收,鲜红的辣椒、橙黄的南瓜、金黄的玉米、饱满的稻谷,层层铺展在农家院坝或竹匾上,在秋阳照耀下,熠熠生辉。

午后,大稼侗寨沉浸在芦笙会的欢乐氛围中。寨门前,男同胞组成的芦笙队,手持大小各式芦笙,奏响悠扬曲韵。简单的曲调里,饱含着侗家人最质朴的祝福。女同胞身着民族盛装,披金戴银排成两列纵队,笑意盈盈地等候四邻八寨的贵宾。侗族服饰工艺精湛,民国乃至清朝以前,衣物多为自制,布料经蓝靛染色而成;女装以银饰、刺绣、靛染为特色,色彩艳丽,绣纹精巧,多源自古老的图腾崇拜;男装则简约利落,挽襟或对襟上衣配深色头巾,下着自制锁口或挽口便裤。女孩们腕间的银镯轻轻晃动,沙沙的摩挲声与金银首饰的清脆碰撞声,顺着村寨街巷流淌。寨门口早已备好拦门酒,主人家摆桌拦路,桌上糯米饭、腌鱼、腌肉、煎鸡蛋、米酒与水牛角依次排开。主客对唱拦路歌后,主人家向客人敬酒、喂饭、喂菜,以最诚挚的礼节表达敬重与热情,远方来客方能踏入寨门。

下午五时许,芦笙会正式开始。全村老少与周边四寨的千余名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共饮拦门酒,同奏芦笙曲,以多彩民俗共度双节。盛会结束后,百余桌长桌宴从寨头一直延伸到寨尾,当地群众端出最丰盛的菜肴款待宾朋,欢声笑语中,满是其乐融融的温情。

芦笙会,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欢乐的节日氛围里,各族同胞都能深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浓郁与深厚底蕴,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悠扬的

芦笙曲在空旷的山林间回荡,游子归乡的豪情在心中激荡,满脑子的乡愁记忆都沉醉在这“歌的海洋”里,着实让人流连忘返。

“芦笙响,脚板痒”,这句民谣在黔东南的村寨广为流传。据史料记载,芦笙是以簧片与竹管耦合振动发声的吹孔簧鸣乐器,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属中国传统“八音”中的匏类乐器。其音清越柔和,更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演奏和声的乐器。大稼侗寨吹芦笙的传统由来已久,或组队进行队列演奏,或单人自由吹奏,一般会在“记间”

歌交友、以歌会友、以歌抒情,歌声成为情感的纽带和生活的写照。

一把芦笙,凝结着侗族的坚韧与智慧;一场芦笙会,承载着侗族人的历史记忆、精神信仰与集体认同。一位寨老曾说,芦笙凝聚着人们的向心力,每一段旋律,都传递着侗族人对祖先的缅怀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夜幕降临,八鸡河的溪水渐趋平缓,大稼侗寨的生活画卷愈发温馨:文化广场上,妇女们伴着《月亮里的阿妹》的旋律翩翩起舞;篮球场上,青年们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凉亭中,

侗寨笙歌欢

□ 杨鹏

节中的“踩歌堂”或重大节日庆典时奏响这独特的旋律。寨中还有踩芦笙的习俗,节日里,人们踏着芦笙曲调起舞,在集体狂欢中传递喜悦,这旋律与舞步,既象征着浪漫爱情,也联结着整个村寨的情感。黔东南的芦笙音乐以雄浑低音为主,搭配芒筒加重音;其他地区则更注重高中音的层次搭配,各有韵味。

除了芦笙,大稼村群众一直遵循“饭养身、歌养心”的信条,有着“年长者教歌、年轻人唱歌、年幼者学歌、善歌者受赞扬、歌师傅受尊敬”的优良风尚。侗歌是侗族人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民间瑰宝,兼具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文学价值。在这里,人们以

老人们闲话家常,眉眼间满是惬意;长廊下,孩童们追逐嬉戏,笑声清脆。这一幕幕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模样。苏轼《行香子》中“清夜无尘,月色如银”的诗句,恰似大稼侗寨中秋月夜纯净与美好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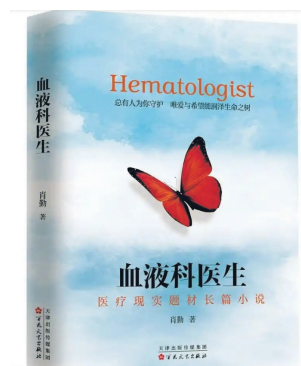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夜,我枕着故乡的明月入眠,在梦里,续写着这个幸福村寨的诗意与远方。

■ 杨鹏,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工人日报》《贵州日报》等。

一部充满爱与悲悯的现实主义力作

——读肖勤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有感

□ 王华



《血液科医生》封面

读罢肖勤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掩卷回味良久,我感受到一股久违的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和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震撼。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医疗题材的创作不算多,以血液科为题材的更为少见。这部《血液科医生》,无疑是其中少有的代表作,其爱与悲悯的情怀使得这部作品具有独到的深度。

从小说主题来看,《血液科医生》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但选取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医疗题材,让医患题材得到现实观照。小说叙事跨度达二十多年,后半部分还将时间延伸到2020年,现实性很强。

近年来,贵州作家肖勤的创作题材大多涉及乡村、民族文化等,始终饱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血液科医生》拓展了肖勤的小说创作题材,也丰富了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医生人物谱系。这部作品将专业领域的知识有机地编织进故事之中,将医学知识与文学叙事结合在一起,用生动形象的小说语言科普了血液科和血液病的相关知识,让读者对这种较为罕见的疾病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作品既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又具艺术感染力。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为创作这部作品,作家肖勤多次到重庆新桥医院血液科和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蹲点采访,花了九个月时间跟班查房和学习了解血液科护理、救治和骨髓移植等医学常识。正是有着这样的在场写作,才使这部作品给读者带来知识和文学的双重享受。

小说聚焦血液科医生以及患者的故事,全面真实地展示了血液科医生的生存现状,多视角、多维度地描绘了人性中各种善与恶、美与丑。面对活生生的人性百态,肖勤没有回避其中的种种不堪,始终张弛着善良与爱意。通过本书,读者既可以看到医护人

员、患者等的整体人物群像。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不同暖意与善行,或大或小、或隐或显,其实都是支撑着每一位血液病患者活下去、好起来的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观照人世更观照人心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小说的叙事策略亦别具匠心。《血液科医生》构建起的是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主人公——山城医院血液科鼎鼎有名的二当家黄栀子和血液科“老大”夏曦之间的工作、生活的叙述路线,真实严谨地推进故事讲述,在黄栀子发现自己竟然也患了血液病后,小说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她的态度开始很消极,不愿治疗,只想将儿子多谷托付给曾经的两个恋人,之所以选择生这个孩子,不只是因为情感因素,更是因为她是“熊猫血”,如果不要第一个孩子,可能终生无法生育。在她生孩子之时,为了办理手续,仗义的“老大”夏曦与她假结婚,领了结婚证,虽然他们很快又领了离婚证,但这也引起夏曦后来女友亚西的不满。黄栀子联系以前的恋人,但他们两个人都拒绝了她的托付,黄栀子被逼无奈,只能打起精神来,这时夏曦又建议她出国去看看巴林的一棵树,孤零零生长在沙漠中的这棵“生命之树”让她震撼,也唤醒了她的生命意志,回来后她就进入了病房治疗,最终获得治愈。而包括医生陈蕴竹人生经历,患者小松子与小艾的爱情等等医患之间、医患之间、患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顺序、倒叙、插叙、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铺衍。

与此同时,小说还进入另一个高潮,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医院组织了以陈蕴竹为首的援鄂医疗队,护士长吴芳积极加入,因恋人牺牲而去了西藏的笑笑也赶回来。这种多线程多视角多层次多样性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花生地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增强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小说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既能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此外,穿插叙述的小松子的“内心独白”、涂金钱的“告白信”、吴芳的“抗疫日记”等,让读者可以进入人物内心世界,进一步推动了故事发展进程。

人物是小说叙事的核心,成功的小说家总是把精心塑造和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作为作品的轴心。创造活生生的个性鲜明、象喻指向深邃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家也是一部作品成败得失之关键。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血液科医生》并没有将笔墨的着力点放到主人公或者是少数几个人身上,而是放大到一批人、一群人身上,生动活泼地刻画了这一批人、一群人的形象,让人领悟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感受到一群多元化的个性脸谱。同时小说也将他们生活中的“大爱”与对医院、对国家的“大爱”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在具体生活中感受到医生的敬业精神与爱国情怀。除表现的主角人物非常鲜明生动外,其他人物不仅有出人意料,突转性情和结局,也有使人物命运瞬间反转又合情合理的描述。引发读者对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产生更加深入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简洁、质朴也是这部作品语言艺术的一个显著特色。以短句和短句构建作品,给人以轻松、明快、干净、利落之感。即便细节描写和叙述说明,都极力避免冗长、拖沓的词、句和段落。读者在阅读欣赏中不会感到费力、吃力 and 郁闷。通篇词句亲和力强,很少生僻字词,很少有令人费解和艰涩的句式,很少繁杂的段落,这种语言既能强化作品的感染力和表达力,也能提高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足见作家的见识和功力。另外,充盈着生活的机智和幽默也是这部作品语言的一大特色,可以看得出作家肖勤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丰厚的生活积累。

如果说《血液科医生》给我留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作家在一些人物塑造上还可以再多一些斟酌。比如,对白河这一人物塑造上就显得铺垫不够。当然,瑕不掩瑜,《血液科医生》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爱与悲悯的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能够产生广泛的阅读共鸣。我相信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走进更加广大的舞台,被更多的读者所欣赏。

■ 王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中国作家网》《贵州文艺评论》等。

笔尖
对话

乡愁
记忆



诗花
烂漫

杉乡印象

(外一首)

□ 陈熊熊

叫作猫猫河的村庄

猫猫河是浸在晨雾里的灰色
高耸密集的杉杉林
像朵丽遗落的
蓬松的绒毛

猫猫河是明亮的
像朵丽琥珀色的眸子
映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朵丽是我的猫
猫猫河是我失约的夜晚
中间藏着某种酝酿已久
未曾说破的约定

今夜 我的美梦做到一半了
风拂过田野
稻穗在风的浪潮中翻身
后落下一地小碎金

去寻找一场浪漫的邂逅吧
在华北大地 南方以南
寻找 一个叫作猫猫河的村庄
不想做诗人了,我想和你成家

凯里

这里是凌晨的凯里
灵魂刚苏醒
身体 如抽筋剥骨般疼痛
大雨敲窗 虫儿昏唱
汽车驶过两点半
全世界都在故作声响

老张身上有太多摇摆不定
关于一生的疑问
像是在请教一盏不言不语的灯
他枝头筑了一个小小的巢

我会每个清晨回到这里
又在傍晚离开
黄昏没有到来前
我的灵魂是与之作对的火焰

我目送
一辆 一辆车 远行
我数着
一颗 一颗星 沉静
月光洒向大地 我想
今年春天
它会连同我受伤的翅膀
一起长出新的绿色

我看着
一滴 一滴雨 耗尽
我看着
一个 两个人 走尽

这里是凌晨的凯里
连风也不言不语

■ 陈熊熊,在2022年荣获“2022优秀诗人”全国诗词大赛“三等奖”。